

美丽地生活着

王笑琦



百花文艺出版社

王英琦

美丽地生活着

美丽地生活着

王英琦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5 5/8 插页4 字数87,000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

ISBN7-5306-0667-0/1·585

定价: 3.1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本散文集，出自一位女性作家之手。是作者人生历程的特殊时期——结婚、生子，所有的特殊感受的记录。

“我手写我心，我笔写我情”，是作者为文的一贯宗旨。在这本看是写家务事、儿女情的散文里，融进了作者对人生的追求、探索 and 关注，显示出直率坦诚、泼辣睿智的个性风格。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儿子，
献给天下所有的母亲和孩子。**

目 录

生活的散文（代序）	1
履历	7
七月的馈赠	13
准母亲	20
诞生	31
摘桃子的人	39
写不尽的你呵	46
家累	63
被“造成的”女人	70
美丽地生活着	76
祈	87
饶饶孩子	95
找保姆	101
没工夫闲愁	115

不再掩飾	123
走向成熟	129
乡关何处	138
远郊不寂寞	144
难忘的旅程	159

生活的散文（代序）



怎么又是七月了？

霞光映颊的七月清晨，我抖开一块刚买的花布——抖开满心眼的喜悦。

像是一个资深的女红里手，左比划右思量，剪子尺子画粉齐上阵，“咔嚓嚓”——一套小儿短裤褂总算有着落了。

我想起三年前那个难忘的七月，儿子在我的腹中刚刚萌芽。也是这样一个如霞似锦的清晨，母性本能第一次驱使我操起剪刀，拿出一块鹅黄色的绒布，认真而又笨拙地为未来的小宝宝做了一件“新生装”。

如今，新生装早已成了传家宝，儿子的衣服，却是做了一茬茬。

一茬茬衣服中，儿子长大起来。

不是出于经济考虑，也没穷到连儿子的小裤褂也买不起的地步，仅仅是——我喜欢这样。

我喜欢让儿子穿上我亲手缝制的衣服；
我喜欢品尝一针一线，一扎一攘的慈母心境；
我喜欢感受充满女性气质的女性人生……

在这种用针线织成的浓浓而又郁郁的生活氛围里，我感觉到自己的细腻，温柔，满怀爱心；
感觉到自己的女人气；感觉到自己是个真正的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女人。

二

儿子犹如一部书。

一部爱不释手，永读不倦的书。

从刚诞生时的语不能暗，到五个月时的第一次喊“妈妈”；从一岁半时会说：“尿地下妈妈打，尿痰盂妈妈不打”到二周岁时会背：“生当做人杰”、“千山鸟飞绝”……

这部书越来越丰富，我也越读越有味。

还记得那次去农村采访。疙疙瘩瘩的乡间小路上，吱扭扭地驰过来一辆马车。马车前面坐着个死猪样的执鞭人，后面高高的岌岌可危的草垛上横扔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

生怕那小男孩会从草垛上摔下来，杞人忧天

的我，便跟在马车后面一路穷喊：“小孩要摔下来了！”

足足喊了一里多路。

还记得有回去澡塘洗澡。一位呆头鹅样的年轻母亲，在寒气袭人的气温下，竟大模大样，没肝没肺地将一个小婴儿赤条条地从池塘抱到换衣间。我心疼坏了，一个箭步冲上去，将婴儿揣入贴身的衣服里，接着把那年轻母亲结结实实地训了个体无完肤：“这么冷的天，你为什么不给孩子披个东西再抱出来，你想冻死他啊！”

从来没有今天这般多情，从来没有今天这么满怀“大爱”，从来没有今天这么悲天悯人。

儿子教我懂得了爱。

我读着儿子。

我的整个身心都成了儿子这部书的“感受场”、“接收器”。

时而唏嘘，时而嗟叹，感惊异于生命之神奇，感陶然于童真之雅趣……

一切蠢血沸腾的文坛干戈，一切俗气冲天的营求头角峥嵘，都离我远去……

儿子使我的人性更趋于完美。

三

可是，有人却在向我发出了不满：

“你还有完没有？是不是你已气数将尽，除了写儿子，再没别的玩艺了？”

也有人对我发出了诘问：

“你什么时候从豪放派堕落成了婉约派？”

更有人下了定语：

“你再写这种婆婆妈妈的个人琐事，迟早得把你自已写砸！”……

不一而足，每句甩出来，都在有效射程之内。

我不明白，文坛之大，我对别人不感到兴趣，何以别人对我恁感兴趣？

一个人一个路数，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的写作意念和创作动机，无端地对别人妄加评论横加指责，这不是僭越过甚是什么？

并非是我母性大发而不可止，也并非是我过不完的儿子瘾，远在儿子未出世时，我就想为儿子写一本书，我就想把身为女人的我，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感受字字痕痕地记下来，作为一种回忆，也作为一种纪念。

而且我愿意承认，我还有点不可告人的老谋深算：我怕儿大不认娘，我怕儿子是个忤逆之子，只要他还没昧尽天良，只要他还有几分人味，他该从我的一字一痕中，一把屎一把尿的艰辛中，看出我的舐犊之情和拳拳母亲心。

有书为证，谅他翻不了天。

需要声它一明的是，如今此愿已遂，我当可以收拢母性，把儿子暂撇一边，去写别的一些我所关注的东西了。

事实上，任何人也不会咬定一种题材一写千古，写它个千秋万代，千车万载的。

我怎么可能会自溺其身，深陷母爱之河而不能自拔呢？

那不是我。那不符合我的个性和风格。

我的风格是什么呢？

印象中，确是有被冠以伟大的“豪放派”之一说的。我不知该是高兴该是悲哀。一个女性作家一旦蒙此殊荣，只怕前景有点不妙，只怕又离“女强人”不远了。

由来豪放派与婉约派就是这么一对刚柔不济，水火不容的生死怨偶么？

有道是如东坡先生那种老牌子的一代豪放派梟雄，在纵情咏叹“大江东去”的同时，不也哦吟过“但愿人长久”的凄丽之辞吗？

就算在我有涯的写作营生中，曾经豪放过那么几篇，怎得就不兴咱也换换口味，婉约婉约它一家伙？

文章写得好，再婉约也不朽，

文章写得赖，再豪放也白搭。

一般说来，我还不是那种对自己过份感到兴

趣的作家，也不是那种“花一辈子的时间瞪着眼看自己肚脐”的没出息货。

即使在这本以写母爱，以写女人和孩子为主的小册子中，也溶进我对人的爱，对人生的关注。

对于一个心理发达，有着丰富感应能力的作家来说，母爱，绝不应该仅仅只是母爱，它更体现着人性，体现着理想情操，体现着真善美……

既然一切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最后归宿都是人，既然对于宇宙宏观世界的了解是以对人自身的了解为最终目标的，那么作为母爱这一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不值得我们的作家文学作品去探幽洞微，大书而特书吗？

它怎么就是婆婆妈妈的身边琐事，怎么就成了只能写砸锅的下三烂呢？

真正的文学应该是没有微不足道的东西的。家务事，儿女情尽可以放开胆子登上散文的殿堂。问题是，我没有那个点石为金的能耐，我的笔太平庸，远达不到那样的高度和深度。

相形之下，我感到我今天的散文更少了一份浮躁和虚火，少了一份矫情和花架子，它变得更落实人间，更贴近生活本身。

我将努力把散文写得更像生活，

我将努力使生活变得更像散文。

王英琦

履 历

端端正正，我的面前放着一份履历表。

对于履历表，我太不陌生了。算算嘛，如今干什么能少得了填履历表？上调上学，入团入党，升级提干，哪一项离了它能成席？

然而这一回有点破例。履历表放在眼皮底下很有些时候了，我却还坐在那里痴痴地发怔。倒也没怔在别的地方，怔就怔在那“爱人简历”一栏上。要在从前，这一栏是最省事不过的了，笔一提，划上个大大叉叉，或是干脆来道大杠杠就得了。可这一次……叉叉、杠杠却派不上用场啰。

我结婚了。即也就是说有爱人了。有爱人，当然就不能再对“爱人简历”这一栏等闲视之，视而不见了。但说实话，这个栏目对于我来说，太是一个大“冷门”了——太陌生而又遥远了……

记得今年春节，在河南宾馆举行结婚仪式时，

面对河南文学界朋友们的热情祝福，我感到自己是在做白日梦——我不敢相信我这辈子竟然也有终于结婚的一天。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偷偷地在桌子底下掐了自己的大腿一下，又悄悄地掐了一下我的那位满脸放光的他。谁知他太不经掐，“呵唷”一声，几乎当众出丑。

“你掐我干什么？”他瞪我一眼。

“我想证实一下这一切是不是真的。”

此刻，当履历表放在桌上，当“爱人简历”这一栏惊心触目地跳入我的眼帘时，我终于彻底地明白，我确确实实是已结束了“女光棍”和“跑单帮”的日子，开始了据说是真正的女人过的那样一种生活。

像似电影中的闪回镜头，这一刻，我的脑海不知为什么竟然往事历历，不招自来……

镜头一：就在我惊异于自己一夕间已不再年轻，已成了不折不扣的“婚姻困难户”的同时，我更惊愕地发现，从什么时候起我竟已变成了人们舆论的中心，目光聚焦的中心了——当然，这是公众的权利，也是我的麻烦。

在众多人们的所谓“关怀”下，有一天我的领导也找来了。“我说你不能成天只是写、写的，个人问题该考虑了。”领导一脸严肃地看着我，接着又说道：

“当然啰，我知道，像你们这样有事业心的大龄女青年找对象很不容易，这样吧，我们领导帮你介绍一个，怎么样？”

过不几天，这位领导一见我，头却甩得像个拨浪鼓：“不行呵！人家一听说你是女作家，就退避三舍，说是不敢高攀你们这些女强人。”

我一听差点儿气没了脉。这是个什么混小子？你不干就拉倒，干吗缺德带冒烟地损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为自己平白无故地被人涮了一通而感到窝火。凭什么哟？每当一个女人作为一个人作出什么行动或成绩的时候，人们便认定这个女人和男人同化了，便不怀好意地称她们为“强人”。人们仅仅把男性定义为人，而把女性只是当作雌性。

镜头二：当我的一位亲戚得知我在婚姻问题上不顺手时，风风火火地赶来了。“我看你也别挑肥拣瘦的了，能嫁出去就行了。”

蒙她关照，为我介绍了一个在某机关公干的小伙子。吸取上一回的经验，这次她让我施点小骗术：就说是中学教师。

虽然感到有点儿掉价，有点儿不光明正大，但我还是硬着头皮答应见面了。

第一眼直觉是那小伙子削价处理的西服极扎眼，第二眼感觉是此人太精，精得像猴精。先扯

了一些不打紧的闲话后，他立即“直奔主题”，将话头引入到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上来了：诸如什么工资级别，家庭经济收入等……

当我越来越发现这种见面很快便十分滑稽地变得像带有铜臭味的交易时，我忍无可忍了。我很克制地告诉他：想发一笔“妻财”么？那么找错人了。

镜头三：彼日。我的一位也是长期“待字闺中”的“铁姐们”，跟头流星地跑来报告我一个喜讯：她就要结婚了！我乍一听，死也不信，她怎么突然来了“男人缘”了？她平日里就爱神一出鬼一出的，她就是现捏一个大男人也没那么快呀。

“骗你是小狗！”她的脸上突然出现了一种久违了的小女儿态，同时用一种指点迷津非她莫属的口吻教训我道：“爱情要务实，我们吃亏就吃在太浪漫而又太认真上，总想找一个白马王子，总想找一个‘管一辈子’的，我们太傻了，觉醒的太迟了！”她扫我一眼，不容我置喙地又说：

“什么死呵活呵的爱，全都是扯淡，先凑合找一个结婚再说，关键是要赶快找一个避风港，赶快生一个孩子，别真的拖到老的不能生孩子的时候后悔就晚了。”